



青春血染上甘岭

——访太康县抗美援朝参战老战士赵隆兴

记者 王锦春 王古城 文/图



老战士赵隆兴特意穿上军装，敬上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岁月如花，流年似水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回首往事，有的物是人非难寻觅，有的海枯石烂成永恒。秘密渡江的部队、冰天雪地的荒野、刺耳轰鸣的敌机、硝烟弥漫的阵地、血肉模糊的尸体……70 年前这些画面，在抗美援朝战场荣立三等功、现年 92 岁的赵隆兴心中成为永恒记忆。

2020 年 10 月 14 日，淅淅滴滴的小雨下个不停。当日，记者在太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逊母口镇政府及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有关人员协助下，到太康县逊母口镇卫生院采访了参战老兵赵隆兴。

“廉颇老矣。岁月不饶人啊。”采访这位老人时，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。当年的志愿军战士，在上甘岭战役中被炮弹炸伤腿部，至今伤痛依然折磨着他。曾经掂枪打“豺狼”的手，如今握着的是一根用来辅助行走的拐杖。

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。保和平，卫祖国，就是保家乡……”历经磨难、看淡生

死的赵隆兴，一唱起志愿军战歌，激情就会被点燃，顿时慷慨激昂、壮烈满怀。

病房内，赵隆兴饶有兴趣地向记者讲述了抗美援朝战场“风烟滚滚唱英雄”的故事……

“三八线”上打响阻击战

赵隆兴，太康县逊母口镇贾庄行政村赵庄自然村人，十几岁时亲人先后离他而去，成为孤儿。1949 年 12 月，在共产党帮助下，他成为解放军 11 军 31 师 93 团 3 营的一名通讯员。

1950 年 6 月，朝鲜战争打响。在美军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情况下，为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，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组成志愿军部队参战。

很快，赵隆兴所在部队接到作战命令。为便于到朝鲜后能和当地群众交流，部队对官兵进行了朝鲜语强化培训。经过认真准备，解放军 11 军变更名称和番号，组成志愿军 12 军参战。

一条大河波浪宽。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志愿军 12 军作了战前动员，秘密跨过鸭绿江。说起往事，赵隆兴清晰如昨，他说：“我当时是 31 师 93 团 3 营营部的通讯员。战士们夜晚过江走的是浮桥，首长专门安排，要紧跟队伍不能掉队。急行军过后，第二天到朝鲜一看，大家心情都很沉重，因为到处被炸得面目全非、惨不忍睹。”

战争初期，以美军为首的所谓“联合国军”十分嚣张，傲慢地认为中国不会出兵不敢出兵，即使出兵也将很快溃败，更不会大规模出兵。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麦克阿瑟甚至放言圣诞节前夕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结束战争，让美国大兵回家过节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，使他这一梦想变为泡影。

志愿军节节胜利，赵隆兴所在部队很快推进至“三八线”附近。

“我们部队昼伏夜出。白天守住一个山头，蹲在防空洞里，夜晚夜军作战。在白天，敌人飞机对我们威胁极大。如果被侦察到，天上就会扔炸弹，地面炮弹也接踵而来。”说起飞机，赵隆兴有很高兴致。

战友们对付美军飞机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。当飞机过来时，大家约好，突然从防空洞出来一起开火，往天上大面积“撒网”，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胡照轩：英雄暮年淡如菊

记者 王锦春 李伟 孙靖 文/图



老战士胡照轩

“让我说自己的优点我说不上来，缺点倒是可以说说。”

“兵，就要不怕死、不怕苦、听领导的话、有战斗就往前冲。”

“党员是荣耀，我没啥文化，入党不够格，不能给党抹黑。”

“要记着为人民服务，维护党的名誉，要跟党一心。”

“过去的事儿没啥好讲的，现在多好啊。”……

如邻家爷爷般平凡，和普通老农民无二。今年 92 岁的胡照轩，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，可能是经历过战场生死的缘故，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那么美好。他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某连队的班长，在解放大西南的战争中九死一生，被授予很多荣誉，得过不少奖状和勋章，但多数都已遗失，只有第二野战军的“特功”证书得以保存下来。1952 年胡照轩退役转业，回到家乡投入新中国建设。近 70 年来，胡照轩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功绩，因身上有多处枪伤，身边的人才知道他上过战场、打过仗，对于他经历了什么，并不知情。2018 年，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，胡照轩的英雄过往被动“曝光”，这位经历战火反复洗礼的老人终于走进公众视线。

西南战场上的侦察班长

9 月 16 日，由西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建森当向导，本报红色记忆采访组早早赶到了胡照轩家乡——西华县黄桥乡胡家堂村。刚进村口不久，李建森就指着路边一位身着青色上衣、黑色裤子，正提着小马扎准备和几个老伙计打牌

的一次战斗中，敌机被击落，两个飞行员丧生，一个飞行员被活捉。赵隆兴和另一名战友接受了押送美军飞行员到后方的任务。“语言不通，我俩和这个俘虏一路上都没有说话。最后，我们安全地完成了任务。”和战友一前一后持枪押送美军飞行员到后方，是赵隆兴战场上的“得意之作”，说起这件事，他充满自豪。

不惧强敌，要用鲜血与生命捍卫和平。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走，志愿军进行了 5 次大规模战役，将战线稳定在“三八线”附近。第 5 次战役时，成为 93 团 3 营通讯班长的赵隆兴，根据命令送情报时，需要徒步几十里路，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。好在赵隆兴身材瘦小，“隐蔽性”极强，按时完成任务，自然顺理成章。

还有更惊险的。一次，在“三八线”附近打阻击战，后撤时首长发现 8 连、9 连联系不上。首长要求熟悉地形的赵隆兴迅速回去找人。一番折腾，他和志愿军战士对上了暗号，很快领着他们撵上了大部队，安全会师。

“战场上，命令如山倒，必须服从命令，听领导的话，绝对不能丝毫犹豫。”对于战场纪律，赵隆兴始终严格执行，首长对他十分信任。

说到防空洞，赵隆兴眼圈一红。他说：“前几天，天冷了，镇领导安排人在卫生院找个专门的病房让我住院检查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同志还为我送来了新被褥，真让我感动！在朝鲜那 3 年，我天天往防空洞，哪盖过被子啊。虽然朝鲜的冬天极冷，但我都是和衣而睡，随时出征。如今，有这么多同志想着我，我觉得一辈子值了！”

包括记者在内，病房内一屋子人和赵隆兴相比，都是岁数相差较多的晚辈。遥想当年，赵隆兴听从党的召唤，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、出生入死。如今，老人家九十有二，已至暮年，又有战场留下的伤痛困扰。大家为他做些理所应当的小事，他却认为给大家添了麻烦。

革命老前辈，当年您舍生忘死保和平，换得江山美如画。如今，拥有甜蜜生活的我们，给您一些应有的关爱，难道不应该吗？

上甘岭上带路排头兵

翻开志愿军 12 军 31 师战史可知，作为入朝作战老牌部队，1952 年 10 月本应转入休整，却临时接到紧急增援 15 军坚守上甘岭的命令。

导员隐隐约约听到了，找到他后，立即让人把他抬到连队的医院进行治疗。“那场战斗真惨（烈），担架都用完了，战友就把行军床单绑在了木棍上，做了一个简易的担架，把我抬进了连队医院。”胡照轩回忆说，由于当时连队医院缺医少药，止血、止痛的药都用完了，卫生员没有办法，就用云南当地的土方子先把他的血止住，还找来大烟让他抽，以缓解疼痛。两三天后，在战斗的空隙，胡照轩被转移到县城的医院。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治疗，恢复，伤势好得差不多了，胡照轩就又要上战场了。“负伤那么重，死亡来临的时候害怕吗？”有人问。

胡照轩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是共产党我早饿死了，在战场上没怕过。”

据胡照轩回忆，他刚入伍的时候是连长的通讯员，相对比较安全，但他觉得“当兵就要不怕死、不怕苦、听领导的话，打起了仗往前冲”，就向连长请求去前线部队。由于作战勇猛，敢往前冲，后来就当上了班长。“当班长也没啥，就是冲得更靠前些。”胡照轩笑道，“有作战任务了就冲前面，没有作战任务了，就带头帮老乡干活，给老乡扫扫地、砍砍柴，看他们缸里没水了给他们挑满。反正就是要敢于冲锋，带头守好队伍的纪律，完成好领导交给的任务。”

1951 年大西南解放后，胡照轩所在部队在云南昆明召开全兵团的表彰大会，因为作战勇猛、平时表现好，胡照轩被授予“特功”奖状。“当时得这个奖的一个军只有 3 个，我没啥文化，领完奖让这个台上说话也不知道啥就就没说，在庆功宴上军长还亲自给俺倒酒，当时觉得非常光荣。”胡照轩说，其实他在部队多次受到表扬、表彰，领导和战友们都很喜欢他。他朴素地认为：“在部队只要不怕死、不怕苦、听领导的话就能当英雄，‘英雄’是党和人民授予的。”记者询问之前的奖章奖状都在哪，胡照轩淡然一笑：“除了这个‘特功’奖状，都没专门放，放那干啥，好些奖状都被老鼠咬烂了。”一旁的胡新义说，前几年小一辈的专门搜集过，找到了好几枚奖章，当时还放到一起拍了照。后来几次搬家，不知道都搬哪去了，孩子们一换手机，照片也没有了，“现在想起来，真应该好好放着”。

转业地方后的工作尖兵

“这么好的同志咋叫他转业了啊。”胡照轩转业时，战友们都很不舍。

这时，敌我双方杀红了眼，15 军在上甘岭形势危急。

赵隆兴所在部队就是在这紧急时刻参战的。上甘岭战役惨烈程度不必多言。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，在不足 3.7 平方公里土地上，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，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，这里成了一片焦土。

“战斗中，我们营长都牺牲了。教导员临时担当起指挥员作战。我负责接收上级命令，当第一坑道大量战斗减员时，也由我带领第二坑道的士兵向第一坑道输送战斗人员。”赵隆兴说，由于第二坑道距离第一坑道有一里多山路，士兵向第一坑道支援时必须迅速到达战斗位置，否则会引来炮火攻击。

坑道，从防空洞、隐蔽洞发展而来，是以坑道为骨干的交通沟、堑壕相结合的防御体系。对于消灭空中轰炸和地面炮火威力具有重要作用。第一坑道其实就是最前线，是战斗坑道。第二坑道相对安全，主要用于屯兵、补充支援作战。

上甘岭，志愿军战士鲜血染红的大地。“由于第一坑道连续战斗减员，前方吃紧。按照上级命令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我每次都走在最前面，带领二三十名士兵前往第一坑道支援。不断有大批人员伤亡，就需要不断往前线补充战斗人员。仅那一天一夜，我送了 4 次兵，牺牲多少战友吧！最后一次返回时，我被炮弹碎片击中，大腿根部及身上多处受伤，鲜血直流。”赵隆兴被战友救起送到后方医院，幸免于难。上甘岭战役结束后，他受到上级表扬，荣立三等功。

说起上甘岭的惨烈，志愿军战士的豪迈气概



哪里来？不正是怀着对侵略者切齿之恨，以及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吗？和众多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战士相比，赵隆兴是幸运的。后来，他被送到朝鲜平壤医院，又回国治疗 9 个多月。伤好后，赵隆兴复员回乡，还担任过治安主任、民兵连长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一路走来。

赵隆兴向记者展示了受伤部位。年轻时不显，如今年龄大了，每逢阴雨天，伤疤隐隐作痛，他不得不借助拐杖站立、行走。

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。昔日孤儿赵隆兴，如今四世同堂、生活美满。尽管 92 岁高龄，但他对战斗经历念念不忘，经常看有关抗美援朝的文章、影视剧、纪录片，感悟新时代强大祖国的荣光。不久前，他还弄来一身老式军装，时不时穿在身上，寻找烽火岁月的激情。

赵隆兴不愧为“最可爱的人”。逊母口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也是去年统计退役军人信息时，才发现老爷子在抗美援朝战场荣立三等功并且受了伤。多年来，他深藏功与名。我们经常听他说的就是，要听党的话，为人民服务。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”

采访快结束时，赵隆兴把老式军装穿在身上，把荣获的奖章、纪念章挂在胸前，唱起熟悉的战歌：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时光仿佛重回 70 年前，激励着他去战斗！

穿上军装的赵隆兴焕发出青春活力。他坚定地说：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我一生都感谢党的恩情。抗美援朝战场，我是一个兵，死了，我还是一个兵！如果有敌人胆敢侵略我们，我还会义无反顾、冲锋在前、扛枪杀敌！”

有人问：“您是党员吗？”“我不是党员。年轻时，领导都愿意介绍我入党，我也很想入党，因为我觉得当党员是非常荣耀的。但我没文化，觉得入党不够格，不能给党抹黑，就把机会留给了够格的同志。”“在部队的时候，晚上经常带着战友开生活会，各自找各自的缺点，我觉得我的缺点不少，离党员的标准还差得远。”“虽然我不是党员，我也要听党的话，维护党的荣誉，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。”……

苦出身的胡照轩对于当下的生活非常满意，如今的他儿孙满堂，天天都乐呵呵的：“没想到能活到这时候，哪能想还能亲眼看见咱国家的强大啊。没想到能过这么好，现在国好、家也好，村里一个要饭的也没有了，几乎家家都盖了楼。当年流汗流血，不就是为了这吗？”

退休后的胡照轩又回到自己当年出发的地方——西华县黄桥乡胡家堂村，过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田园生活。

他的晚年生活特别简单，平日起在村里闲逛，村民们看到他总是抱以敬意的问候。偶尔谁家有了矛盾找他，他总能三言两语帮忙解决，让双方重归于好。可能因为在村里是最年长者的缘故，也可能是人们对他的敬佩。“人家找咱了，说明信任咱，还没老透的时候能发挥点余热还是挺好的。”胡照轩笑着说。

心态极好的他总是一副乐天派的模样，仿佛没有任何事值得他烦心。对于子女的教育，他问的并不多，可小辈都喜欢围着他，总能在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。他对其中一个在警校上学的孙子说：“警察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，不能怕吃苦，要好好学习，掌握本领，更好地为人民办事。”他想把自己的“勋章”、精神传承下去。

一个馒头、一碗清粥、两碟小菜，这就是胡照轩平时的晚餐。饭后，他偶尔会摆弄一下院里的石榴树、葡萄藤，晚 7 时会准时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，之后会切换到军事频道，看一下国家的军队建设。他说：“看到我们的国家这么强大，真是特别骄傲。”①15

“要是给他检查身体，看到他身上的弹孔和体内留下的弹片，根本看不出他是个老英雄。”曾给胡照轩做体检的医生说。

当时他好奇地问胡照轩身上几处伤口是怎样造成的，老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：“打仗时，子弹不长眼，蹭破点皮很正常，能囫圇个回来就不错了。”

“比着他们我还活着。”胡照轩说，“当年和我一起战斗的那些战友，跟亲兄弟一样，年纪轻轻的都牺牲了，他们难道不想看到现在咱们国家有多好吗，我有啥好说的啊。”对于过去的事情，胡照轩并不想讲太多。92 岁的高龄，思路依然清晰，但对于尘封多年的往事，他似乎就想一直把它们尘封下去。

看胡照轩讲得少，记者就问一旁的子女，之前有没有听父亲讲过年轻时候的事。他们想